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李黄集解卷三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周

通政使司副使臣汪永暐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錄監生臣康傑

毛詩集解卷三十七

宋 李樗 黄櫄 撰

三頌

黄曰詩之有頌何也盛德不居成功不有以告天地以報祖宗豈直大其事侈其辭以誇當年耀來世而為是美觀哉周之有頌人以為作於成周太和之時而不知其始於文武積累之日自文武積累而至成王自風極而至於頌其所由來者遠矣魯頌之作曰

頌僖公非告神明也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皆願之之辭非成功也聖人思西周之盛而不可得也而有僖公之賢而魯人尊之聖人之心若曰魯周公之後也而其所以得人心者又如此吾又何貶焉故春秋謂之魯春秋而詩亦有魯頌所以尊周而存商頌所以仁前代此三頌之說也而亦聖人之意也

清廟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六　周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徳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李曰周公之營洛邑見於召誥洛誥按書召誥曰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於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則是周公營洛邑之時諸侯皆在也至於成洛邑以朝諸

侯則於書無所見按車攻之序曰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會諸侯於東都焉東都即洛邑也宣王中興復於東都之地以朝諸侯則是成洛邑以朝諸侯雖其書無所見而車攻之序言復會諸侯於東都亦可以見也鄭氏曰成洛邑居攝五年時孔氏推廣之曰周公成洛邑在居攝五年其朝諸侯在六年明堂位言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言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即此時也愚竊以為不然按書云在十有二月惟

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則是周公成洛邑在於七年非在於五年周公成洛邑之時諸侯皆在遂因而朝諸侯非成洛邑在於五年朝諸侯在於六年明堂位之言不足信也其曰周公踐天子之位朝諸侯於明堂亦非也夫周公特攝其位而已曷嘗踐天子之位乎周公所以朝諸侯者特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周公非自居南面而受諸侯之朝也朝諸侯舉以祀文王者洛誥所謂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

武王騂牛一此所以謂祀文王也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自天子至於卿大夫尊卑雖不同而必以盡其所有合其歡心以事其親然後為孝故為天子者必合天下之歡心為諸侯者必合一國之

懽心為大夫者必合一家之懽心然後見其事先君之孝必盡其所有以祭也周公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則是能合四海之懽心也故孔子以為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覲此則知周公之孝於穆清廟清廟鄭氏以為天德清明文王象焉其意以為文王與天合其德故以為天德清明文王象焉王氏從而推廣其說以謂湯之伐桀衆以為我后不恤我衆而

割正夏而湯誥云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則是聖人之任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聖人之清也不如薉氏以為清廟肅然清静按左傳曰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羮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清廟之中但以茅飾屋所以著其儉杜元凱注曰清廟肅然清静之稱也蘇氏之説盖本諸此張文潛又謂治人之道尚明故施政之堂曰明堂事神之道尚潔故文王之廟曰清廟禦侮之道尚肅故宫室之牆曰蕭牆

明不蔽也淸不汚也肅不亂也王氏以為周公穆穆而帥諸侯則諸侯以肅雝而應周公其說雖善然以於穆為欽和古人之辭疑不如是不如毛氏以為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文王之清廟乎穆美也鄭氏以肅雝顯相謂周公祭清廟其禮儀敬且和又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一句之中上二字以為周公下二字以為諸侯不可以從也故於穆清廟當從毛氏之說肅雝顯相當從王氏之說言於乎美哉周公

之祭清廟也諸侯之來助祭者敬而且和也敬之與和祭祀之所貴雝之詩亦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惟其肅肅則是其心之敬惟其雝雝則是其貌之和心敬而貌和而其祭可謂誠矣肅雝顯相以見諸侯之助祭也如此雖不言周公所以帥之而帥之之意自見亦猶何彼襛矣言曷不肅雝王姬之車人之望見王姬之來曷不肅雝乎此乃王姬之車也此雖不言王姬肅雝而王姬之意自見今此不言所以帥之而

諸侯能如此亦見周公所以帥之也濟濟衆多之士也孔氏謂序言朝諸侯帥以祀文王者止率諸侯耳多士亦助祭而序不言帥之者王朝之臣助祭爲常非所當率故不須言雖以濟濟多士爲王朝之臣然亦不必專指王朝之臣孝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以諸侯之臣皆與之豈必王朝之士乎故凡王朝之臣與夫諸侯之臣皆與其中焉濟濟多士皆秉文王之德而祀文王在天之神洋洋

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固足以配祀文王矣而在廟又皆奔走以助其祭夫對越在天則内以盡其德駿奔走在廟則外以盡其力内盡其德外盡其力則其所以助祭也可謂至矣盡矣以見文王既沒其德在人者不可忘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奉承於人乎信乎無有厭斁於人也文王之生諸侯奉之未足以見其德之盛文王既沒天下之人奉承之如是之久然後可以見其德之盛周公以四海之内各以其

職來祭則是聖人之德無以加於此周公之孝於此可見然序但言美文王者以清廟所祭者乃文王故專歸美於文王也

黄曰清廟之詩乃洛邑既成諸侯四朝周公相成王率諸侯以祀文王如斯而已今鄭氏孔氏之說皆以為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予竊以為不然夫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官又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又曰周公曰王若曰則

是周公未嘗踐天子位無疑也洛誥之書言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則祀文王之時而王在新邑周公率諸侯以朝之又無疑也孔子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周公其人也曰周公其人云者言周公必如是而後可以無愧使周公果踐位稱王則孔子奚取哉予敢詳爲之辨文王之廟謂之清廟何也或曰嗚條之役有今朕必往之辭此聖人之任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

二以服事殷此聖人之清也夫孔子形容文王之德曰至德而詩人形容之曰之德之純中庸形容之曰天之所以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王也是皆形容不盡之意也而清之一字果足以盡文王之德云乎哉左氏曰清廟茅屋大路越席昭其儉也杜元凱注曰清廟肅然清静之稱近世張右史曰治人之道以明為貴故施政之堂謂之明堂事神之道以潔為貴故文王之廟謂之清廟此説盡之嗚呼吾觀清廟一詩

而嘆文王之德何其在人心耶夫德足以感人心於一時不若足以感人心於後世頌美文王之德其所以在人心者不泯也故在當時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後世則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故清廟一詩形容清廟之美相祀之誠而其所以形容之微意則在於秉文之德一句蓋見王姬之車者自有曷不肅雝之辭入文王之廟者自有肅雝無射之心文王之神無所不在而祭者之心以為如在對越其所以在天與

奔走其所以在廟祭者之心無所不盡其極也曰不顯不承者此又推其不祭之時文王之德亦能使人之無厭射如此也噫雍雍在宫肅肅在廟此文王之德也今曰肅雍顯相非秉文之德乎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文王之德也今曰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非秉文之德乎吾觀思齊之詩而得清廟之遺意也

維天之命大平告文王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

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李曰文王受命作周未盡得天下而沒至成王時始致大平遂歸功於文王而告廟焉自古人君能成其治功則必明歸功於祖廟而不敢以為已有也武王得天下也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是歸功於文王也故成王致太平亦曰假以溢我我其收

之亦是歸功於文王也中庸舉此詩以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中庸之書其言詩也亦是斷章取義此詩之意言天命周家無有窮已故始也命文王以及成王也中庸之說則以文王之德之純對於穆不已以相對為說觀此詩所言大概以謂天之命周家如此之厚故先言於穆不已下句遂解此天命不已之意言天命文王至於

成王也命者天之命周家也鄭氏云命猶道也此亦出於中庸之説王氏則以於穆為歎和亦曲説也於乎不顯言於乎美哉文王之德豈不光顯乎蓋其德純一既見於文王之身而其後又洋溢以及於成王也而成王假之以致大平後世常大順文王厚而行之則可以保大平之業也駿大也惠順也篤厚也歐陽曰此詩不言武王主於祭文王也其説甚善鄭氏曰大順我文王之意謂為周禮六官之職此皆附會

之說不足信也

黄曰行而後説動而後敬言而後信此可見之效也而猶未離乎人也未行而説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篤恭而天下平非與天同德者孰能致之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此告太平之詩所以言天之所以為天與文王之所以為文王也噫維天為大惟堯則之此堯之所以為堯也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此舜之所以為舜者也若夫時雍

太和之治特其緒餘耳此一詩惟中庸形容之盡而諸家之説皆不足考其曰中庸斷章取義何其謬歟

維清奏象舞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李曰象舞文王之舞也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吳季子聘於魯觀周樂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則是象舞乃文王之舞也横渠先生曰周樂有象武勺三者象是武王為文王廟所作武功本於文王故武

王歸功於文王以作此樂象文王也大武必是武王既死國人所奏之樂奏於武王之廟勺是周公七年之後制禮作樂時大武有所增益也故勺言告成大武此乃據序為説則是象舞者乃文王之舞武舞者乃武王之舞故將奏象舞則必歌維清之詩將奏武舞則必歌大武之詩有其舞必有其歌舞之樂歌於堂有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自古然也鄭氏之説乃以謂象舞象用兵殺伐之舞武王制焉蘇氏則以為文

王之舞益文舞也一則以爲文舞一則以爲武舞無所考證難以參訂然觀詩之所言但言文王之典足以知其爲文舞也武之詩言勝殷遏劉耆定爾功酌之詩言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此二詩猶疑是武舞也其詩篇之名雖不言文舞武舞觀詩之意自可見也禮記曰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明堂祭統亦皆謂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說者皆以象爲武王之舞象舞既是文王之舞又爲武

王必不然也清明也緝繼也熙廣也天下之所以清明無事其後世又能繼而廣之皆是文王典法所致也文王造周未得天下而沒天下之治也已見於文王故祭天之禮皆自文王始也自今已後迄有成功原其周之禎祥則在於文王也禮記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文受命作周至武王則得天下成王致太平之治其禎必在於文王時也毛鄭則以文王受命始祭天而征伐孔氏遂謂文王祭

天必在受命之後未知其何年郊祭二家之說皆因文王受命遂為此辭使文王而祭天則是受命稱王僭偽不臣文王不免有罪也生民之詩曰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說者遂謂后稷祭天嗚呼使后稷而祭天則不足為后稷使文王而祭天則不足為文王以諸侯而祭天此乃綦泰之君無所忌憚者所為而謂后稷文王亦為之乎詩人之言非不明甚但學者不詳味之生民之詩曰后稷肇祀乃是歸功於

后稷言祭天之禮所以行於今者自后稷之致也此詩言肇禋亦是歸功於文王言祭天之禮所以用於後世者乃自文王所致也詩人之言學者自亂之耳文王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使紂之在日而文王設為祭天之禮安在其為事君之小心哉黄曰吾觀維清之頌而見文王之純乎天也古之聖人迫之而後動求之而後應者吾於湯武見之迫之而愈不動求之而愈不可得徽柔懿恭而不忘乎民

小心翼翼而不忘乎君感而遂通而不失其為寂然不動與民同患而能退藏於密無然畔援無然歆羨文王之心天知之矣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文王之心非特天知之而汝墳之婦人亦化之故曰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吁茲文王之所以純乎天也哉是故成湯之心見於濩舞武王之心見於武舞文王之心見於象舞濩舞之樂季子知其猶慚武舞之樂孔子嘆其未盡善聖人之心苟有不足於中者無隱

也維清之頌其文王象舞之樂章乎其辭簡而明直而大文王純德之所著見乎季子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杜元凱注云文王恨已不及致大平嗚呼吾觀維清之頌象舞之樂見其廣大熙熙而二子所謂憾且恨果何見也鄭氏之說又謂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夫詩但言文王之典則非象其殺伐之事可知如奏大武之詩言勝殷遏劉耆定爾功則其為武舞亦可知也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其說不過

曰文王之心不可以形容而文王之典著見於天下清明而廣大一毫之人偽不容於其中茲其所以為文王之典也而諸家之說則以為天下之所以清明而無事者乃文王有征伐之法故也夫詩但言文王之典烏在其為征伐之典也哉譬裡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要其說不過曰祀帝之禮推所自來實文王基之也然則後世之所以享成功而成大業者其禎祥已見於文王之時乎此詩人推本而言之也而諸家之

說則以為文王受命為王有征伐之功而行祭天之禮嗚呼學者不知聖人之心其亦深得罪於聖人矣使文王名為事紂而實稱王未嘗為王而行祭天之禮則是與後世僭偽不臣者無以異也而謂文王為之乎生民之詩曰后稷肇祀以迄于今而此詩曰肇禋迄用有成蓋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生民所謂肇祀者言祭天之禮而歸功於后稷此詩所謂肇禋者言祀帝之禮而歸功

於文王如所謂大王肇基王迹皆推本之論也予故詳為之辨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李曰孔氏云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乃以明年歲首即此為君之政於是用朝享之禮祭於祖考有諸

侯助王之祭既祭因而戒之蓋成王即位之初年方幼沖故周公攝政既而周公復辟成王始親政事亦猶漢宣帝始立霍光既死宣帝始親政事也烈光也文章也此蓋言當時諸侯助祭既畢成王因以戒之光大文章之諸侯我周之文武錫汝諸侯之福而為周家之屏翰文武之所以綏患諸侯者無有窮已但爾之子孫必思有以保之也毛鄭說此詩不同毛氏則以為文王錫之福鄭氏則以為天錫之福王氏則

以為錫周之祉福王氏之説固非矣鄭氏之説亦未為善也此詩言諸侯助祭助祭既畢因而告之以烈文辟公錫兹祉福乃文王錫之福文王所以恵我諸侯至於恵我無疆爾諸侯尚不能保之則亦不能長享富貴也凡諸侯不能保之者非文王不能恵我無疆也乃爾之諸侯不能盡保之之道也自此以下則言保之之道封靡也靡侈也人居已自封靡則必有害及斯民害及斯民則國必至於亡自古好利好奢

亡其國者多矣惟其好利則掊克百姓之財惟其好奢則必掊克百姓之利以充一已之欲至於人民愁怨帑藏空虛莫之恤也孔子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常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惟能不殖爾邦則可以長守富貴而天子所以尊崇之也戎大也爾宗之有大功爾子孫當纘其功則繼其序而增大之也莫強於得人得人則四方順服矣孔子用於魯則齊人歸其侵疆

段干木用於魏而秦人不敢加兵是以賢人在朝四方其有不服乎莫光顯者修德也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百辟其有不爲法乎凡此所言文武所以告諸侯者未嘗少忘成王即位之初其敢忌之乎成王以能奉其祖考之意所以戒諸侯者爲必備諸侯又能繼其祖宗之業所以承天子者爲甚謹君臣之間永保無疆之禄豈不美哉

黄曰告人以所當爲不若勉人以其所欲爲天下之

理凡其所當然者皆人之所當為也知其所當為而或不能為者無以動其欲為之心也是故告人以當為之事而使人有欲為之心者惟明於人情者能之成王當即位之初四方諸侯奔走而聽命成王因諸侯之助祭而作烈文之詩以勸戒之其辭溫柔和易使聽之者有躍然不能自已之意何其明於人情也夫受福而遺其子孫人情之所同欲也子孫世世保民諸侯之願孰不在此成王謂爾諸侯之有功烈有

文章者吾固錫之福矣然是特一時之福而非無窮之福也爾能屏翰王室尊君愛民無一豪自用之心而常盡其所以忠我之實則億萬斯年與國同休子孫其保之矣人情樂於子孫之保也其敢萌一慢心乎位愈隆而爵愈尊尤人情之所同欲也得君之榮加爵之寵諸侯之願孰不在此成王謂爾無封殖以漁民利無侈靡以傷民財不萌一豪自縱之心而常盡其節用愛民之實則予一人汝尊維上其崇之矣

人情樂於君之榮我也其敢萌一傷心乎至於告之以念前人之功則勉之以大前人之業皆因其所欲為之心而喻其所當為之理人所當用也告之用人而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人情孰不欲强其國也孰不欲為四方之訓也則用人之説其可忘乎德所當修也告之以修德而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人情孰不欲顯其身也孰不欲為百辟之法也則修德之説其可忽乎昔魯用孔子而歸其疆秦用孟明而

霸其國齊用黔夫而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則人雖若無競而實為競也隨侯修德而楚不敢伐晉居修德而楚不敢兵秦人增修國政而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念德不怠其可敵乎則德雖若不顯而實顯也繼之曰於乎前王不忘此又成王感發諸侯不盡之意前輩謂無逸一篇其要在於七嗚呼三不敢字上忠謂烈文一詩其要在於乎前王不忘之一句學詩者試深思之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李曰鄭氏以先王謂大王以下先公諸盩至不窋諸盩至不窋固是周之先公也周之祭豈能盡及先公而若謂合祭則毁廟之主皆與在焉則諸盩不窋亦在所當祭也然序不言合祭何由而知之若曰四時之祭則所祭者但七世至先公則三人而已天保之

詩曰禴祠烝嘗于公先王禴祠烝嘗乃四時之祭也
四時之祭及於先公不過一二人而已天保之詩言
于公先王先言公而後言王今此先言王而後言公
葢天保之所以先言公而後言王者先後之序也此
先言王者葢此詩所言王迹之所自起故序先言先
王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而詩之所言但言天而
不言地此詩所言但言先王而不及先公其意一也
曰天作高山鄭氏謂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以利萬

豳大王自豳遷焉則能尊大之廣其德澤鄭氏以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乃行說也詩之所言但言大王遷於岐矣以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詩無是意也鄭氏之說雖非猶以高山為岐山至於王氏乃謂后稷以功德有國則高山之譬也其後失職自竄伏於戎狄則嘗荒矣至於大王而後復治則是以高山喻后稷功德其取喻遠矣詩言高山乃岐山也公劉遷于豳故詩人言豳居允荒大王遷於岐故詩人言天作

高山大王荒之荒之治之也天作高山大王旣荒治之而作興矣至文王而後康之大王所以荒之則未必康之也文王康之然後足以見周家之盛矣彼徂矣鄭氏則以謂彼萬民也徂往行道也彼萬民之居岐邦者皆築作宮室以爲常居文王則能安之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王氏則以徂爲天徂而從之惟蘇氏則以徂爲逝當從之大王作而興矣文王康之文王旣康之令人逝矣然自大王

治岐皆有簡易之行子孫所以守之而勿替也頌之所言多先言祖先之事業而末以子孫繼之為言維天之命曰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我將之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其於末章皆言子孫將守之道其實一也

黄曰天下之事固未嘗不本於天而所以為天者未嘗不本於人聖人不恃其在天之或然者而當盡其在人之當然者蓋聖人之心與天默契凡天理之自

然者皆聖人之心以為當然也然聖人盡其心於天理當然之先而常人推其效於天理既定之後上帝臨汝天何心哉帝謂文王天何言哉天固不能諄諄乎命乎人而聖人亦豈屑屑然求合於天不言傳而已傳不識不知不求合而自合以是論之則天未嘗有心於聖人而聖人亦未嘗有心於天聖人知盡其在我者而天命之所在則不容毫髮於其間也嗚呼遷岐之後果大王之心乎狄人不侵大王何心於去

豳事以珠玉幣帛而得免大王何心於遷岐狄人欲吾土地大王不忍以其所欲而害人去豳而遷岐大王之心亦安之天而已而豈有心於天之我予也而詩人之言必曰帝省其山曰帝遷明德曰帝作邦作對而此詩又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夫大王之遷非得已不已也而詩人必以天言之其意似以為岐可以興周而天固使大王之都岐也吁知天而不知人者常人之論耳吾何取於雅頌哉葢詩人之所謂天

者非獨曰天而已矣詳觀天作一詩始言天作高山似不知有人之說也然其一篇之意則在於大王之荒文王之康子孫之保而不獨歸之天也西周之地能興能衰關中之地可王可亡此君子是以有所謂人之說也太王遷岐豳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當此之時周雖未興而人心已有在矣此岐之所以大也故曰大王荒之繼之以文王徽柔懿恭以保民也不遑暇食以和民也周雖舊邦其命維

新當此之時人心愈固而天命愈不可易矣此岐之所以安也故曰文王康之大王大其基文王安其業推而極於岐山之民皆歸於大中至正之域則化益深矣遵王之道遵王之路而蕩偏反側無有也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小人皆化也故曰岐有夷之行成王之心以為積於前者如此其至繼於後者其敢有怠心哉曰子孫保之此自然之辭也夫始也歸其功於前人終也勉其效於後世是豈獨歸於天而已

乎諸儒講解見詩以天作名篇而皇矣之詩又有帝作邦之詩則皆曰岐以天立周以岐興而不知岐非以天立也以大王文王而立也周非以岐興以大王文王而興也此懸之臆見不敢以爲詩人之意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黄曰此詩𤼵郊祀天地之樂章也孔氏謂於南郊祀

所感之天神於北郊祭神州之地祇蘇黄門亦以謂冬至之日祀天於圜丘夏至之日祀地於方澤皆是據周禮以為說竊嘗以序觀之則郊祀天地又疑是合祭也李君弼先生專據此詩為言郊祀天地以合祭天地為無疑而不信南北郊之説東坡亦曰古者祀上帝則并祀地祇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若二公者可謂篤於自信而不惑於衆人之説也然説者乃以

比之豐年秋冬報也謂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東坡言之詳矣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此詩歌於秋冬可也至於此詩專言天而不言地合祭之日則可歌尊天也若祭地於北郊歌天而不歌地烏有是理哉昊天蓋因天之號而為文也王氏謂萬物皆相見而帝亦於是與萬物相見楊龜山破之曰若謂萬物相見於

南方郊祀當因於萬物相見之時而用冬至之日何也此說甚善孔氏感於鄭氏之說以為感生帝其惑益甚矣此詩蓋言昊天有成命文武受之故成王業則不遑安寧夙興夜寐必為受命之基而行寛大之政所以荅天之命也成王者成王業也自國語為此說至賈誼則以為成王武王之子也以成王不敢康為武王之子可也若如此說則下文之說不行矣故成王當以為成王業為後世子孫者當繼而廣大之

而大盡其心庶幾能保大平之基業也文武以奉天為心為子孫者當以文武之心為心然後相須以成大平之業也於緝熙或者以為文武夫於緝熙當以為成王鄭氏雖以為成王而以緝熙謂如學有緝熙光明若以緝熙為光明則文不相接

黄曰昊天有成命一詩謂郊祀天地而作也郊祀之詩意者必言郊丘之位豆登之儀牲牷之肥腯令考之詩無一辭以及此而特言文武以上天之心為心

後人當以文武之心為心天之命周已成而不可易文武之受天命益勤而不敢忽飲食人所嗜也而不暇盤遊人所樂也而不敢王業之所以成者皆自不敢康之心以成之也不顯亦臨不容有欺心陟降庭止不敢有慢心天命之所基者皆自宥密之心而基也文王之所以成王業基天命者如此則後人之所以繼而廣之者當如何哉亦惟盡此心而已無愧於文武之心而後能安文武之天下無負於天命無愧於

文武此成王郊祀天地之心也成王之祀在心而不在物故此詩之作不言物而言心昔孔子嘗援是詩以為無聲之樂夫樂而至於無聲豈言語之所可及而形迹之所可見哉文武成王吾知其同此心之進而非言語形迹之所可盡也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

保之

李曰蘇黄門云詩之頌祭天地有三一曰昊天有成命以郊祀天地記所謂禘嚳祀昊天於圜丘而以嚳配之其二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其三曰思文后稷配天此所謂郊祀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竊嘗謂蘇黄門之説葢信康成之誤昊天有成命之詩但言郊祀矣未嘗言禘也亦未嘗言禘嚳也郊自為郊禘自為禘不可混而為一也禮記曰

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則是郊也禘也祖也宗也四者各有一祭豈可為一哉趙先生曰鄭玄云禘謂配祭昊天上帝於圜丘葢見祭統所説文在郊上謂為郊之最大者故為此説祭統所論禘郊祖宗者謂六世之外永世不絶者有此四種耳豈關配祭哉禘者其所及者最遠故在郊之上趙先生此言可謂中康成之病耳而蘇黄門猶信之何邪竊嘗以思文之詩言后稷配天即孝經所謂郊祀后稷以

配天也如此詩所謂祀文王於明堂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也至於昊天有成命之詩此固是郊祀上帝其中未嘗配以后稷則當闕之且如孝經言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天與帝似不同而說亦異同至有言感生帝亦熛怒含樞紐白招拒靈威仰皆以讖緯之言惑聖人之經不足信也惟伊川以為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天與帝即一也冬至郊祀天

地以物始生之時故以祖為配季秋享明堂以秋物成之時故祀於明堂而以禰為配或尊之或親之也我將毛氏以為大不如鄭氏以為奉我之將奉者薦享者維羊維牛也天之所以右我者則以我能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非為牛羊故也天若福我文王則必享吾之祭矣杜鄭云行檝登豐猶不啻佑德修薦蒲吉必大來言天之右我者非為牛羊之故惟能儀式刑文王之典故耳此典乃文王所作也文王

既作此典為天之福我能奉行文王之典則天豈有不福哉天福文王則必享吾之祭矣雖曰享吾之祭亦豈可蕩然自滿而忘畏天之心哉故當夙興夜寐亹亹怵惕畏天之威然後可以保太平之業也儀則也式象也刑法也鄭氏謂受福於文王不如蘇氏天不遺文王而福之

黄曰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詩也冬至郊祀天地以物始生之時故以后稷為配季秋大享於

明堂以物已成之時故以文王為配天猶帝也帝猶君也郊天而配以后稷尊之也明堂而曰帝配以文王親之也非成王周公孰能與於此哉我將我享維羊維牛說者以為備物之祭非也成王以為我之所以將其誠以享上帝者維羊維牛而已物至簡也而天之所以佑助我國家者豈以是物哉法文王之典以安文王之天下天若福我文王則必享我之祭矣天既享我之祭則我亦當盡其畏天之心夙興夜寐

慄慄危懼而不忘於畏天之威然後大平之業可得而保也天下者天與文王之天下也吾能無愧於文王無愧於上帝則奉祀之誠孰加於此乎成王之郊祀天地則曰單厥心肆其靖之祀文王於明堂則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當是時天下已安矣而猶曰日靖云者成王當已治之時而常持之以未治之心不敢以天下之已安而吾心遂蕩然而自滿也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
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李曰宣公十二年左氏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
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則是時
邁乃武王之詩國語又稱周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
櫜弓矢則是時邁乃周公所作也故韋昭注云武王
既伐紂周公作此詩也禮記曰歲二月東廵守至於

岱宗柴望祀于山川柴者祭天而告至也自古人君之巡守所至方岳之下則柴望以告祭故舜巡守望秩於山川徧于羣神武王巡守亦必然矣鄭康成曰巡守告祭者天子巡守行邦國至於方岳之下而封禪也此說非矣范內翰蔔平公嘗謂古者天子巡守至于方嶽以柴望告祭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也後世議禮者失之諸儒阿諛者以希世主謂之封禪蓋始於秦古無有也此說盡之矣古之人君其巡守也

但有告祭柴望之禮初未嘗有封禪也如史記所言
舜柴望而為封禪是皆飾六經之言以文奸言也自
秦漢以來時君世主貪心侈意必為封禪以告大平
欲顯已大平之功遂行封禪之禮而臣之諂諛者亦
曰封禪古所有也必以六經之言似於封禪者遂從
而惑於人主以謂古之人既行之矣今之世何憚而
不行邪漢武帝議封禪諸儒莫得其制遂采王制虞
書射牛之事夫所謂虞書者謂望秩於山川也凡此

之類皆假諸書以說人主其罪豈不重哉秦皇漢武之時固然矣而文帝之時亦命諸儒議封禪而諸儒亦采六經王制以為封禪夫封禪之禮求六經之外則有之矣六經之中古人無是也必采六經以為封禪是特附會其言而已孔氏曰巡守不必封禪封禪必待太平則武王之時未封禪也此詩述武王之事鄭氏言至於方嶽之下而封禪者廣解巡守所為之事言封禪者亦因巡守為之非武王自封禪也孔氏之

意以武王之時未致太平故不為封禪然武王不封
禪亦何害其為武王哉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
封太山禪梁父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
數十二於周故惟言成王夫武王既不封禪矣成王
亦豈為哉此管仲之言亦不足信邁行也言武王巡
守諸侯之邦昊天以武王能答天之意遂子愛之而
錫福使之各得其序諸侯莫不畏威而震疊百神莫
不懷柔而及河喬嶽此言天之福武王如此夫天之

福武王以諸侯則莫不畏威以百神則莫不懐柔人神各得其所詩人推美之曰信乎王能盡為君之道也故曰允王維后鄭氏謂右序有周乃天祐助次序其事謂多生賢智使為之臣也所謂實右序有周者豈必是生賢智以為臣哉歐陽公已辨之矣其於薄言震之又謂其兵所征伐甫動之以威則莫不動懼而服者言其威武又見畏也夫武王所廵守者非是以兵而征伐也下文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則是武

王伐紂之後寢兵不用豈欲以兵而征伐哉凡諸侯所以畏之者非必以甲兵而後畏之也古之人君其巡守也不過以諸侯之有功與過而後賞罰之孟子所載巡守之事曰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如王制所言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黜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

草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凡此之類皆所以按諸侯之功罪而升黜之故諸侯聞王者之來莫不震疊之武王既巡守昭明有周之典序諸侯之在位者所謂序者即考其功罪而升黜之也武王既能升黜諸侯又能寢兵不用但求懿德以施之中國則能保天下也自古人君之於天下取之非難保之尤難始皇非不能取天下也然至於二世而亡者以不能保之也秦皇以兵取之既得

天下之後宜與天下息肩矣而好兵之志未已此其所以亡也文猶膏粱武猶藥石膏粱可以養生而不可以治病藥石可以治病而不可以養生武王向者既伐紂以取天下今也必求文德以及中國然後可以保天下也書之所言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禮記所言包干戈於虎皮此以見武王能止武也鄭氏之說則謂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所謂懿德者非必美德之士也但求文德而施之則

可以保天下也時夏亦不必謂樂歌但是陳之中國也我將之詩曰維天其右之則是天享之矣然不可以天享我而自滿故末章言于時保之今此言昊天其子之則是天愛之矣然不可以天愛我而自滿故末章言允王保之詩人之體類皆如此

黄曰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伐皆時也聖人不能違天故不能違時要以事或不同而此心之無愧於天不怍於人者千萬世而一轍也然聖人之舉事不特

曰吾可以無愧而止而亦必使天下匹夫匹婦皆曉
然知吾心之無愧者然後有以大慰於其心而亦有
以深服於天下舜受天下於堯類于上帝禋于六宗
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二月
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五月而
南八月而西十有一月而北皆如之舜豈欲廣祭祀
以求福而媚羣神以干譽哉其心以為吾如是而君
天下典神人人民我有宗廟我享社稷我保吾同無

媿於此也而亦必使山川鬼神人民百姓皆知吾之所以得天下者如此其無媿也吾明告之明言之而使天下明知之則予一人之心始安此時邁之所由作也鄭康成之徒不知聖人之心而謂巡守告祭者天子巡守至於方嶽之下而封禪焉世之儒者樂諛以希世主往往附會其說以為封禪之禮始於舜之時而備於文王之世司馬遷大儒也而亦為是說豈不厚誣聖人也哉時邁之作要以見武王所以得

天下與其所以保天下者皆無愧也竊嘗論之武王
巡守之事詩有時邁書有武成時邁告祭之樂章也
武成識其政事以示天下來世也丁未祀于周廟越
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此告巡守祭柴望之實也
告于皇天后土名山大川此懷柔百神及河喬嶽之
實也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此莫不震疊之實也庶邦
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此式序在位之實也偃武修
文歸馬放牛此非戢干戈櫜弓矢之意乎精貨予之

因武商容之閭建官惟其賢位事惟其能至於垂拱而天下治此非求懿德以保天下之意乎嗚呼吾觀詩書而見聖人之所以取守者有道也秦皇以兵取天下天下已定而兵不休漢武以兵伐匃奴匃奴已臣而兵不息徹稲穀餧藥石其亦適以自斃也光武存黄石苞桑之戒却臧宫馬武之請聘卓茂禮嚴光而以柔道理天下其亦庶幾於三代取守之道矣愚故表而出之以為天下後世戒

執競祀武王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鍾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禄來反

李曰此詩祀武王之樂歌也清廟之詩祀文王之詩故其詩之所言者無非歸美於文王執競之詩祀武王之詩故其詩之所言者無非歸美於武王蓋子孫所以保有令緒奉承基業故宗廟祭祀得以時而奉

行之者皆緣上世之君豐功盛德有以遺之故其祭也播之聲詩而歌之也清廟之詩祀文王乃因周公帥諸侯而為之執競之詩雖曰祀武王而其所以祀之之由則不可得而見也競强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穹窿而位乎上陰陽日月迭運推移以其健故也人君法天亦當自强然後可以成功武王能於自强之心執而勿失造次顛沛未嘗敢捨則其功烈所以莫强也武王伐紂而得天下拱揖指揮雖

强暴之國莫不趨使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則其功烈為莫强矣然其所以致功烈之莫强者則由執競之所致也其曰無競維烈葢言執競之效如此不顯成康毛氏則謂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鄭氏則以為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鄭氏之說不如毛氏為優言武王以一戎衣而天下定其成功而安之豈不顯明乎言其顯明也惟能如此故上帝美之所以集大命而有天下也皇美也自毛氏以為用言用彼成

安之道王氏以爲由言由彼成康之道不如蘇氏以爲周之興也遠矣至於武王成而安之然後能奄有四方使其明無所不至葢周自后稷以來雖積功累行而世有顯德公劉克篤前烈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不過奄有一國而已至於文王雖受命作周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然亦未能奄有天下也至武王之時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於周故奄有四方惟武王之時然後如此武王所以能奄

有四方者以其成而安之也斤斤爾雅曰察也言照臨四方無所不察也歐陽公曰昊天有成命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則成王者成王也當是康王已後之詩而毛鄭之說以頌皆是成王時作遂以成王為成此王功不敢康執競之詩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則成康者乃成王康王也當是昭王已後之詩而毛氏以為成大功而安之鄭氏以為成安祖考之道天所謂成王乃成王也成康者乃成王康王也豈

不簡而直哉觀毛鄭之說雖不如歐陽之簡直然觀諸詩亦有窒礙而不通者成王之時但持盈守成而已不可以為基命也今曰基命則非持盈守成也執競之祀武王如果是成康則是祀武王之詩其言成康之文如此其屢言武王無幾矣豈古人祀先祖之意乎不當以成王康王為說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又曰惟助成王德商頌亦曰武王靡不勝書之所言必不是周之成王頌之所言必不是周之

武王若使詩書皆載周之王則必以為周之成王武王矣詩之中不可失之太汜也鍾鼓喤喤蘇黄門曰凡今所以能備其禮樂修其祭祀以受多福者皆武王之德所致也此說是也鄭氏乃以武王既定天下祭祖考之廟而神與之福其說非也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多也簡簡大也反反毛氏以為難鄭氏以為順習之貌觀賔之初筵詩曰威儀反反毛氏以為重慎之辭辭雖不同其意則一也既醉既飽與楚茨

既醉既飽同薦祭終而飲酒故耳言其祭祀之時鐘鼓筦磬之樂皆和故神降之福也祭終而飲酒威儀備具此福禄所以反覆日至方興而未艾也堂上堂下之樂非不多也而此詩特言鐘鼓管磬之樂者蓋詩頌言祭祀之時則或言樂器或言羽飾言其大槩耳如不能以意逆志則是祀武王之詩但有筦磬之樂其它樂未必舉也或以它樂雖奏惟鐘鼓獨得其和無是理也

黄曰舜執兩端兩端所以用其中也湯執中執中所以建中也武王執競執競所以無競也觀牧野之戰武王以三千之臣而敵商受億萬之衆然商之師旅固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則武王豈有不戰而自勝者此所謂無競維烈也武王之所以無競者以應天順人之舉在武王則武王固能執其競矣天下所以無競在武王武王所以執者在仁義武王雖有成王業康天下之功而未嘗有矜耀之心而

猶皇皇然惟天命之是敬夫周之興也遠矣至武王成而安之然後能奄有四方而東西南北無思不服其盛德無所不及其照臨無所不至凡今之所以能備其禮樂修其祭祀以受多福者皆武王之德所致也威儀反反與賔之初筵同言其反覆而不已也既醉既飽與楚茨既醉既飽同言其祭終而飲福也威儀備於祭祀之餘而醉飽見於飲福之際則福禄之來其有窮已邪此詩葢祀武王之樂章故言武王以

福後人者如此

思文后稷配天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李曰此詩祀后稷之樂歌也國語云周文公之為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則是此詩亦周公作與時邁之詩同也然頌之所作非是思文與時邁乃是周公所作而其餘詩乃他人所作也蓋以國語所稱者惟

此二詩知其周公所作其餘不可得而知之也古之祭者必以其祖配之公羊宣公三年曰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自内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則后稷所以配天蓋所以尊祖也生民之詩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觀生民之詩則可以見思文之詩矣言我之所思祖宗有文德者乃后稷也至其德乃可以配天其所以配天者以其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也立

毛氏但以為如字鄭氏則以立為粒益稷之篇曰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以書所謂烝民乃粒正詩所謂立我烝民也二說皆通毛氏則以為存立者則以后稷教民稼穡而民賴以存立也鄭氏所以為立者乃以后稷教民稼穡而烝民賴以粒食也惟其教民稼穡故立我烝民莫不於爾而各得其中后稷之所建極固天下之人所以取中也貽我來牟毛氏曰牟麥也是毛氏但以牟為麥耳鄭氏

曰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王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為烏五至以穀俱來此其說不經歐陽公曰自秦焚書之後至漢興伏生口傳尚書先出泰誓三篇得於河內女子其書有白魚赤烏之事其後魯共王壞孔子宅乃得古文尚書其泰誓三篇初無怪異之說由是河內女子泰誓知其非真棄而不用先儒謂之偽泰誓然則白魚赤烏之書甚為誕妄其說得之矣然猶有未盡者泰誓三篇乃是武王誓孟津之時也

此貽我來牟乃后稷教民之事以武王之事乃以為后稷稼穡之言其說不待辨而自破矣所謂貽我來牟即所謂誕降嘉種也生民之詩愚嘗辨之矣稼穡之事其來尚矣但以洪水之害民苦於昏墊猶未暇為至后稷教民稼穡利及於民而始有嘉種故詩人推美之以為天誘其衷如親貽之以嘉種者也貽我來牟即天之所命以徧養四方之民者也故孟子曰麰麥播種而耰之趙岐曰麰麥大麥也孟子之所謂

麰從麥從牟此之所言則不從麥省文也説文周所謂受瑞麥來麰一麥二夆象芒刺之形天所來也説文以牟為麥可也以為天所來則似鄭氏之説此則非也廣雅又以為來小麥牟大麥也以來牟為二種不知有何所據而云劉尙云來牟麥也始自天降劉向以牟為麥可也以為始自天降則誤矣貽我來牟此乃天命后稷率育斯民而后稷能奉天之意無以此為我之疆無以彼為爾之界無有内外之殊則后

稷當陳其常道于時夏也后稷視民之饑由已饑之既無彼已之心則豈有内外之殊哉說者以時夏為九夏之樂孔穎達則以為此詩與時邁皆周公所作俱云時夏則以此二者為大功故以樂為大歌孔氏徒見國語云周文公所作故其詩亦同時邁之詩言時夏夫思文言時夏者但言中國而已必不是樂歌也后稷教民稼穡但養之而已未及教之也如舜命契敬敷五教在寛則教之者乃契之事也思文之

詩惟美后稷乃以陳常于時夏言者蓋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為能若民無常產而因無常心苟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倉廪實而知禮義府庫充而知榮辱使當洪水之後后稷不能教民以稼穡則天下之民必無常產矣既無常產則何常心之有惟其教民稼穡此其所以言陳常于時夏也

黄曰此郊祀后稷以配天之詩也生民之詩言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然后

稷配天特一事也在生民則為雅在思文則為頌葢生民特言其事而思文則祀后稷之樂章也生民為叙事之辭思文為告事之辭此雅頌之所以異與民之所以生者天也而其所以全上天生育之功者后稷也故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鄭氏以立為粒葢本於益稷篇烝民乃粒之句然輕改經文予所不取不若毛氏以為后稷教民稼穡而民頼以存立此説為當然詩不言民之所以存立者

本於后稷以稼穡育民而乃以為后稷以中道化民何也葢六府所以養民身三事所以養民心二者常相因而不能以相無孟子所謂民無常産因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惟后稷能教民稼穡所以教民以中道也貽我來牟來牟者麥之類也孟子曰麰麥播種而耰之趙岐曰麰麥大麥也鄭氏謂天降來牟之種以與后稷然后稷以前地無五穀而民不粒食乎其無是理明矣至於白魚赤烏之說尤為怪誕此

鄭氏之敵也生民言誕降嘉種言后稷降之於民也此詩所謂貽我來牟亦言后稷貽之於我民也后稷思天下之饑者猶已饑之仁心之發初無限量又安有此疆爾界二其心哉陳常于時夏或者以時夏為樂名然時邁言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則時夏者中國之稱也后稷之於民也富而教之孟子所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繼之以申之以孝悌之義此王道之始而文武之功所以起於后稷也

毛詩集解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李黄集解卷三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　周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表文郃

謄録監生臣康　傑

毛詩集解卷三十八　　宋　李樗黄櫄　撰

臣工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七　　周頌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李曰此詩乃諸侯助祭遣之於廟之樂歌也古者天

子之祭祖考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祭畢而歸必有遺之之禮故因其遺之也則又從而勑戒之焉孔氏曰周公成王之時諸侯以禮春來朝因助天子之祭事畢將歸天子勑戒而遣之於廟孔氏之意蓋謂此詩維莫之春故知其有為春來朝也烈文之詩亦諸侯助祭之詩然觀其所告之辭則曰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則告之以長守其富貴至此詩則專言農事諸侯助祭事畢將歸故不可不戒勑之滕文

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國之大事莫急於農天子廵守諸侯之國覲其土地開闢則賞之土地荒蕪則黜之諸侯之所以為賢否惟在於土地之或開或荒則知農功者正諸侯之急務也天子可不戒勑之乎舜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正此意也嗟嗟臣工嗟嗟戒勑諸侯之辭乃堯典之咨汝羲暨和舜典之咨十有二牧甘誓云嗟爾六事湯誓云嗟爾萬方有衆之類皆是起語之辭臣工者諸侯之臣亦如

後世所謂臣僚是也鄭氏謂諸侯也又謂諸官卿大夫也鄭氏以臣工為諸侯卿大夫其說不通王氏以臣工為事君業其官其說亦與鄭氏無異至於保介則謂保民而介其君其說鑿矣鄭氏乃摭月令曰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保介即車右也介者甲也車右之被甲執兵者也古者天子在右御車在中介車在左乃天子親載耒耜則以耒耜參于御保介之兩間則其保介當據鄭氏月令為說

成王所以戒諸侯乃曰嗟嗟臣工嗟嗟保介葢惟是戒諸侯之臣特借臣工保介以為言也諸侯之臣與於農事告之可也保介者在車之右雖天子以耒耜參于御保介之兩閒而農事實無與焉故知所謂嗟嗟臣工嗟嗟保介其實戒勑諸侯故借臣工保介以為言也爾之公事不可不致其謹王者固已錫之以成法矣其有未知者則當謀度之於王未知其意而聽決之非所謂錫也蘇鄭氏以為理王氏以為治

不如蘇氏以為賜詩所謂釐爾圭瓚則亦是賜也維莫之春言是時春已莫矣鄭氏曰周之季春於夏為孟春詩云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周之季春正于耜之時也農功方興故可以趨農事若以夏之季春則農事無及矣維莫之春乃周之季春也既至其國果何求哉惟問其新畬之如何觀其土地或闢或荒也田二歲曰新三歲曰畬此則泛言治田之事也於美也皇大也於乎美哉乃后稷教民稼穡求得來牟

大受其明則本於上帝故周廟至今享此豐年之福為諸侯者其可不戒哉於皇來牟乃后稷以此教民稼穡惟后稷教民以稼穡故功勲由此而著其明則實受於上帝乃天誘其衷也故謂明昭上帝焉后稷教民稼穡而享有年之報為成王者亦以此而戒諸侯使諸侯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庤具也釋詁文曰錢銚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銚宋仲子注云銚刈也蓋刈物之器也鎛說文曰田器也釋名曰銍穫

禾鐵也說文曰銍穫禾短鎌也言命爾衆人具其鐵鎛所以耨田而奄忽之間觀其刈禾也鄭氏以奄為久不如王氏以奄為忽蓋言其速也書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莊子亦曰耕而鹵莽之亦鹵莽而報予耘而滅裂之亦滅裂而報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惟能庤乃錢鎛乃能有銍艾之望也若所謂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自錢鎛至銍艾宜若久也而乃曰奄觀銍艾蓋有其實者必

享其效如是之速也

黄曰成王即位之初諸侯以職來祭烈文言成王即政諸侯助祭此詩言諸侯助祭遣於廟祭畢而遣其歸之詩也觀成王之戒諸侯勤勤於農夫細民之事其意以為天以父母斯民之任畀于一人而予一人以父母一國之任畀于庶邦冢君其可不以民為念乎臣工鄭氏以為諸侯卿大夫李迂仲以為諸侯之臣不如蘇黄門以為羣臣百工其説為近曰嗟嗟臣

工蓋所以嗟嘆而感發之也如所謂嗟我農夫嗟我兄弟嗟爾萬方有衆之類是也嗟爾羣臣百工爾亦當敬其所在公者乎敬爾在公則不可以家事廢國事不可以巳欲奪民欲為民之念不可一日忘也天子廵守諸侯之國土地闢田野治則有慶土地荒蕪人民凍餒則有罰舜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則農事者諸侯之所當先也嗟嗟保介者諸侯之車右也月令孟春之月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

閒保介即車右也成王既戒羣臣百工又戒保介御事其諄諄不已之意無非以農事為念則成王愛民之心亦可想矣曰維莫之春以見民事之不可緩而惟恐農務之或失也曰亦又何求如何新畬以見自農之外無餘事也我周家以農事開國其來牟之貽非一日矣昭上帝之命以成康年之效者此我周家之法也爾諸侯之既至其國則當命我農夫具乃田器庤乃錢鎛以為深耕易耨之資而觀銍艾於乃亦

有秋之日此皆吾民所不可緩之事而爾諸侯之所當盡心者也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而孟子以民事不可緩告之然則成王之告諸侯意其在此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李曰左氏傳曰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禮記月令

孟春元日祈穀于上帝仲夏之月大雩帝用盛樂祈穀實春則因民播種而以啟蟄之時而郊夏則恐旱暵為災而於龍星見之時而雩皆所以祈穀于上帝者也上帝即天也以其體而言之則謂之天以其主宰而言之則謂之帝帝之與天果其有異乎孔氏以郊為祭所感生之帝雩為總祭五帝是皆惑於六天之說者也噫嘻嗟嘆之辭也歐陽以成王即周之成王然觀噫嘻成王亦是成王業耳言周之王業既成

明而且至不可復加矣惟當率時農夫播厥百穀而已百穀之種非一故總而言之謂之百穀鄭氏以農夫為主田之吏孔氏以田農之夫非王所親率然觀大田之詩曰曾孫來止非親率而何王氏以為王親率之是矣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周禮遂人凡治田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餘百步也夫萬夫之地

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自乘是萬也既廣長各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為一里則百夫為三十三里而此章言三十里舉成數而言之也亦猶詩三百五篇而謂之三百也古者耜廣五寸二耜為耦耦如論語所謂長沮桀溺耦而耕是也一川之間有萬夫固有萬耦故曰十千維耦大發爾之私田而終三十里民之服於耕者有十千之耦服如書所謂服田力穡之服同孟子曰八家皆私百畝

其中有公田私田者八家之田也穀梁曰私田穀不善則非吏公田穀不善則非民古者治平之世上下相親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此下之戴上也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此上之愛下也為其上者惟恐私田之不熟為其民者惟恐公田之不善上下之情如此此其所以致豐年之報也自宣公初稅畝以來公田之外履畝而稅之上之人惟恐賦歛之不厚無復有意於私田則民之心豈復有公田之心哉上下之情不能

相通此治之所以有愧於古也蘇黄門曰民力盡矣所不足者惟雨耳此説可謂盡詩人之意也噫嘻之詩春夏祈穀于上帝之樂歌也是詩所言者播厥百穀但曰十千維耦其意但言民從事於田畆殊無祈穀之意以為人事於此盡矣故播厥百穀十千維耦此皆人所能為也若夫百穀順成非人之所能為天也故於此而祈穀焉詳觀此詩經有盡而意無窮可以一唱而三嘆也

黄曰此祈穀于上帝之樂章聖人重農事之始而尤謹於農功將成之時率農夫之勤而猶慮於民力不及之地故春而農始于耜則為之祈夏而黍稷方華又為之祈以見聖人之心重農如此其不已也月令孟春元日祈穀于上帝仲夏大雩以祈穀實左傳言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此春夏祈穀之祀也噫嘻嘆辭也嘆王業之既成治功之既著則惟當率農夫以播百穀此不可緩者也凡治田野夫間有遂遂上

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地方三十三里而特曰終三十里者蓋有餘之數不盡舉也十千維耦者蓋萬夫之耕故曰十千論語所謂長沮桀溺耦而耕即此所謂耦也孟子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今曰駿發爾私以見成王之心惟恐農夫私田之不治也穀梁曰私田穀不善則非吏公田穀不善則非民古者盛

時君民相愛如父子之相親為君者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為民者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君之心欲先乎民民之心欲先乎君周家風俗之美可想矣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李曰二王之後夏商之後杞也宋也武王伐紂封武庚於紂之故都以奉成湯之祀又求禹之後得東樓

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之祀其後武庚既叛成王
復立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微子於宋以奉成湯之
祀書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作微子之
命是也禮記曰武王伐紂既下車封夏后氏之後於
杞封殷氏之後於宋封宋乃成王之時非武王之時
也禮記之言失之矣當以書為證古之王者所以必
立二王之後者以其先代之祖肇造區夏仓甸百姓
非一朝一夕之故雖後世子孫不免負荷然盛德必

百世祀不可以絶其祀故擇其賢者以繼其後以天子之禮樂而祀其祖考所謂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於王家者是也書曰虞賓在位丹朱堯之子舜之賓也舜之作樂而祖考來格丹朱亦與助祭之列與諸侯以德相遜以此觀之則是丹朱亦以帝者之後而助祭也故二王之後亦助祭於周焉烈文之詩言諸侯來助祭則知二王之後皆在其中可知矣此詩特言二王之後比他諸侯其禮有加焉左

傳曰宋天子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其禮不得不加於他諸侯則其待之不得不如是故特為此詩也振鷺于飛振振羣飛貌雍毛鄭皆以為澤其說簡徑王氏以為辟雍辟雍有水鷺所集也文王作豐有辟雝矣武王作鎬又作辟雝則雝有東西矣二王之後國於杞宋其來助祭則皆自東徂西故以于彼西雍為譬詩人之意不必如此詩人但言集于西雍未嘗以西為說杞之地在陳留宋之地在

雎陽雖其適周也自東徂西然詩人之意不必如是王氏又謂鷺習水善捕魚其羽潔白可用為儀夫詩取譬於鷺者特言羽毛之似也安在其為習水善捕邪王氏以我客戾止亦有斯容以為我之習禮得民有容之譬夫以習禮之得民則可以譬捕魚也三代得民可以喻捕魚乎龜山辨之詳矣杞宋二王之後來此助祭亦有振鷺之容謂之我客者二王之後不純臣待之故謂之我客如所謂虞賓在位作賓于王

家也在彼者在本國則人愛之無有怨惡其在此助祭則周人愛之無有厭斁以見二王之後所至之國皆愛之也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以見二王之後苟能盡其忠信篤敬之道則雖近而州里遠而蠻貊無適而不可行故二王之後來助祭容止可觀在國則國人愛之在周則周人愛之無適而不愛也蓋能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則可以有譽矣又從而勉之欲

其夙夜匪懈然後德音不已也觀其所謂以永終譽則可以見在此無斁矣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是所謂愛人以德也成王告微子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又曰俾我有周無斁亦此意也

黄曰禮記言武王伐紂既下車封夏氏之後於杞商氏之後於宋而書言成王命微子啟代商後者蓋命微子雖成王之時然命武庚以奉商祀者實在於武

王得天下之初也然則此詩所謂二王之後者豈非杞與宋歟二王之後來助祭而周人樂之故托振鷺以為之譬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雝澤也杞之地在陳留宋之地在睢陽其適周也自東徂西故以西雝名之振鷺之來西雝也有毛羽之潔我客之來助祭也有容儀之美曰我客云者如所謂虞賓在位作賓于王家者是也在彼無惡見其在杞宋則國人愛之在此無斁以見其來助祭則周人愛之所謂遠之則

有望近之則不厭是也成王命微子曰俾我有周無斁信乎其無斁也周公居東東方之人欲其留西方之人欲其歸是亦在彼無惡在此無斁之意夫以二王之後其所可稱者如此而猶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愛之至也愛之不已則欲其譽之不已使之與國同休永世無窮而非止一時之名也吁成王待二王之後如此其亦可以見周家忠厚之至歟

豐年秋冬報也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
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李曰鄭氏謂報者嘗也烝也蘇黃門謂秋祭四方冬
祭八蜡王氏則以謂祭上帝三說不同鄭氏以為烝
嘗者則以豐年之詩所言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
百禮故也然載芟之詩春藉而祈社稷其詩亦曰為
酒為醴烝畀祖妣使其祈社稷之詩亦曰烝畀祖妣
則祈社稷豈亦祭宗廟乎若以豐年之詩為祭宗廟

則載芟之詩亦非祈社稷則鄭氏之説不通矣至於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固是報成百穀之祭不如王氏以為祭上帝其説為長徐安道曰祭有祈焉有報焉豐年言報上帝則祈上帝見之矣陳少南曰噫嘻祈之於春夏豐年報之於秋冬是一體之詩也祈曰上帝而報不言者省文也觀載芟良耜之詩則可見矣有載芟則有良耜有噫嘻則有豐年則知所謂秋冬報者乃是報上帝此王氏之説所以為長也天子

一歲之間祭天屢矣春則啓蟄而郊夏則龍見而雩秋則明堂冬則圜丘無非所以祭天也噫嘻之詩言春夏祈穀于上帝而以為郊為雩傳既有明文可以為證至於豐年則但知秋冬之報矣若必臆度而為某祭則不可也黍說文曰禾屬而黏者曰黍稌爾雅曰稌稻郭璞曰今沛國呼稻為稌是也周禮曰牛宜稌鄭司農云稌粳也豐年多黍多稌蓋黍稌無所不熟也王氏則以為利高燥而宜寒者黍利下濕而宜

暑者稌其意以為豐年之時或高燥而寒或下濕而暑無所不熟故所以為豐年職方氏謂雍兾之地高燥其穀宜黍荆揚之地下濕其穀宜稌是黍之多者以為利高燥稌之多者以為利下濕也黍稌無所不熟則以高廩藏之歐陽公以為助語是也萬億及秭毛氏以為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黄帝筭法十百為千十千為萬十萬為億十億為兆十兆為京十京為垓十垓為秭為酒為醴言我之所以為此酒

醴者所以進于祖考以和洽百禮奉行其祭祀神降其福無所不徧者上帝之力也故所以報之焉皆者徧也蘇黄門曰豐年載芟皆非宗廟之詩而下曰烝畀祖妣何也以其所以能進享先祖者皆方蜡社稷之功也此說得之矣但蘇氏不當以為祭方蜡王氏以為祭上帝其說得之矣然以為社稷之詩下言降福孔皆則惟天為能地道無成以順承天而已矣則不能與於此故社稷之言不及此也此皆失之鑿也

黄曰祭有祈焉有報焉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故良耜則以秋報社稷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故豐年則曰秋冬報也陳少南謂噫嘻祈於春夏豐年報於秋冬是一體之詩其説為當鄭氏謂報者嘗也烝也是特詩中有烝畀祖妣之文耳然載芟祈社稷之詩亦言烝畀祖妣以洽百禮則是亦可以為祭宗廟之詩乎吾以是知鄭説之不通也詳觀此篇之意蓋言黍稌之多倉廩之富而我得為此酒醴以進享於祖考

以徧洽於羣神祀事所以無缺百禮之所以咸備者
皆上帝之賜也蘇黄門以為秋祭四方冬祭八蜡亦
非詩人之意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
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雍和鳴先祖
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李曰班孟堅云王者未作樂之時因先王之樂以敎

化百姓說樂其俗然後改作以宣功德昔者黄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韶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象勺皆是舞也觀其舞則可以見其德也蘇黄門曰始作樂謂周公始成大武也張横渠謂勺是周公七年之後制禮作樂時大武有所增添祖者文王也觀舜典夔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而夔遂言作樂告神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假則是韶樂始成而奏祖

考故成王之時始作以奏於祖考也瞽者樂官目無所見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注瞽無目者也先王作樂不以人之無目而廢其職如宋之師筏論語之所謂師冕皆是無目者也既無目矣必使視瞭者相之視瞭者凡樂事必相瞽也有瞽有瞽在周之庭業所以飾栒為縣也植者為虡衡者為栒爾雅云木謂之虡郭璞注云懸鍾磬之木植者名虡虡既用木栒亦以木為之虡者立於兩端栒

則横入於虡其栒之上加以大板其上刻為崇牙因置五彩之羽以為飾禮記云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注云横曰簨飾之以鱗屬以大板為之謂之業夏后氏但飾之以龍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為之崇牙至周又畫繒為翣戴以璧垂五采羽於下樹翣於虡之角上飾彌多則所謂樹羽也應小鼓也爾雅云大鼓謂之鼖小鼓謂之應大射禮應鼙在建鼓東則為應應既是小鼓則田乃大鼓也明堂位云夏后氏之

鼓足殷人楹鼓周人縣鼓是周法鼓始在懸也鞉如

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是也柷如漆筩方

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今樂工擊此所以小合樂也

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敔刻以木長尺櫟之籈

者其名也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

管長尺二寸管如笛形小併而吹之謂並吹兩管也

自業虡而下未必皆非他人之為周禮眡瞭之職掌

大師之縣凡樂事相贊注云大師當縣則為之相謂

扶上則知業虡而下皆是他人為之則有瞽者從而奏之也奏之者是非止設業設虡簫管亦已備舉其聲則喤喤而和肅雍和鳴而各得其所無所奪倫也王氏曰肅雍和鳴則其人肅雍而其樂和鳴也以為人肅雍則上文無所屬不當從也惟其樂之和則先祖是聽當是時也二王之後適至於此故觀其成焉鄭氏謂長多其成功非也王氏以為於作樂也二王之後每來助祭其説是也成與簫韶九成之成同成

猶終也徧更而奏焉故謂之成以舜之作樂祖考來格而虞賔在位當是時丹朱來助祭故獲聞舜之韶樂今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亦獲聞成王之樂其意旨同

黄曰始作樂而合乎祖説者以為始作樂者始成大武之樂也合乎祖者合樂而奏於文王之廟也然此詩特言合乎祖而已安知其合樂於文王之廟乎予以為祭有禘有祫禘者諦也禘其祖之所自出也祫

者合也合其先祖而祭之也成王始作備樂以合祭於先祖之庭而歌有瞽之詩有瞽如所謂矇瞍奏公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如論語所謂師冕見者奏樂之工也樂旣備而奏矣肅而敬雝而和矣此先祖之所以是聽也周人之尊后稷曰尊祖而祀文王亦曰祖至旱麓之詩言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則所謂祖者又不必止以后稷文王為言也此特曰先祖是聽烏知其止言文王哉

其篇終曰我客戾止永觀厥成謂二王之後來助祭而永觀其作樂之成也舜作樂以格祖考而亦曰虞賓在位此亦我客戾止之意也鄭氏以為治功之成非也論語言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此所謂永觀厥成者以作樂而言耳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李曰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之樂歌也月令季冬乃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注云此時魚潔美故特薦之周禮天官𢿆人冬行鱻羽膳膏𦞦注云魚水涸而性定十月初定則至季冬之時魚始肥美故特薦之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注云進時美物天官漁人春薦王鮪則是春之時其鮪始出故獻之也鮪如鱣其味必如鱣至春之時始浮水而北入河西上龍門而入漆沮按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

有穴自春時始出放於時始得薦之也季冬薦魚則是季冬之時衆魚皆可薦也春薦鮪則所獻者惟鮪而已或曰獻或曰薦孔氏云其義一也王氏則以為薦禮薄獻禮厚不必如此分别也猗與歎美之辭也漆沮水名岐周之水也毛氏云潛摻也爾雅云摻謂之潛注云今之作摻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薄圍捕取之王氏但以為潛藏之隱故言取之深也鱣大魚似鱓而短鼻口在頷下無鱗

肉黄大者長二三丈鰷白鰷形狹而長鱨黄鱨魚陸璣曰今黄頰魚似燕頭魚身頰骨黄魚之有力鮮飛者鰋者額白魚也鯉者赤鯉魚也漆沮之水有魚之多鱣也鮪也鰷也鱨也鰋也鯉也得魚之多則以祭以祀故神助之以大福夫神之所以降福者豈為魚之多耶葢其恭敬誠信奉之以物因其時而薦之未嘗敢後此其所以天助之多福也

黄曰魚麗言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而其詩曰

魚麗于罶鱨鯊魚麗于罶鰋鯉魚麗于罶魴鱧知魚麗之意則知潛之意矣月令季冬乃命漁師始漁先薦寢廟周禮天官庖人冬行鱻羽膳膏羶此季冬薦魚之事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周禮天官𩰫人春獻王鮪此春獻鮪之事也王氏謂薦禮薄獻禮厚予以為薦猶獻也詩人之言類多如此而奚必若是之分别要以聖人孝於其親而不敢忘於其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薦其時物備其祭祀不敢自享其

美而忘其先也如是則景福之助豈在於區區之物哉成王以孝祭而神明以心感也

雝禘大祖也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李曰鄭氏以為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以為

大於四時其說固是以為小於祫則非矣禘之祭則大於祫天子之郊有禘有祫有以為四時之祭諸侯之祭則有祫有四時之祭至於郊禘則非所當講也按春秋書大事于太廟大事者必祫也有事于太廟有事者必四時之祭也祫於太廟不言祫而謂國之大事四時之祭則不斥其名而曰有事言其諸侯之事也郊禘非諸侯之祭故特斥其名以見諸侯之僭也觀此則禘大於祫可知矣孔氏以禘大祭天人共

之此亦非也孔氏但見鄭氏解禮記禘祭故以為祭天又見詩言宗廟之事故以為祭天其說非古之制陸淳辨之詳矣茲不復云鄭氏又以大祖為文王然禘者乃禘其祖之所自出周之興自后稷而其祖則帝嚳也禘當及於帝嚳豈止及於文王乎鄭氏徒見詩之中稱文武故以為文王當從王氏以為禘帝嚳也有來雝雝至止肅肅言其來也則雝雝而和及其至也則肅肅而敬為此者誰與乃助祭之諸侯也諸

侯之所以助祭者以天子則穆穆想夫在宗廟之中祭祀之時容止可觀也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三家之祭其祭宗廟果有穆穆之天子乎果有助祭之諸侯乎雖歌此詩何足取哉三代之時其祭祀也天子則穆穆諸侯則肅雍觀其容止則其心可見矣至於三家之祭則其心已懷僭竊之謀矣想其容止亦無復三代之時則徒歌其詩何所補哉天子薦進大牡之牲而諸侯之

助祭則陳其祭祀之饌言其得四海之歡心如此假哉大祖也父謂之考祖亦謂之皇考綏其子孫使其臣則明哲其君則文武其降福使君臣皆賢可謂至矣既使君臣皆賢則安及皇天無有變異焉故能昌大其後之子孫而安之以壽考則其福之降也至矣盡矣不可復加矣后君也王氏以宣哲維人為在王庭之人以文武維后為繼世諸侯不如蘇氏以為其君臣明哲文武然以為其君臣明哲文武蘇氏又以

為大禘之禮先王之臣有與祭者故於是稱宣哲維人要之大祖降福於子孫既及其君又及其臣以見降福無所不備不必以先王之臣與祭為說然其所以降福者非特先祖之力先祖之配亦有力焉文母亦不必以為文王配也陳少南云文母不必是大姒文母乃文德之母也先儒則以皇考為文王烈考為武王王氏則以皇考為武王烈考為文王皆非也蓋所謂皇考烈考者皆指其祖也言皇考者尊之之辭

也言烈考者美之之辭也孔氏之說則以為若此祭文王則於禮當諱而經云克昌厥後者則此詩自是四海之人歌頌之聲本非廟中之事故其辭不為廟諱此言非也使當時果祭文王則亦不為諱雖周人以諱事神亦不如此也自三代以前人君皆稱其名如堯曰咨爾舜則是舜乃其名也而史之書舜乃曰虞舜側微盤庚亦其名也而書之篇名乃曰盤庚則其不諱可知矣自周以前未嘗諱至周之時則諱矣

然周人如稱文王則不斥曰文王曰昌如此而已書之所稱惟有道曾孫發但曰元孫某史官不敢斥其名故也若不專指其人則雖紀其字亦爲無害如穆王名滿而當時亦有王孫滿襄王名鄭而當時亦爲衛侯鄭魯武名敖而後世之臣有公孫敖觀此則知此詩言克昌厥後噫嘻之詩言駿發爾私昌文王之名也發武王之名也皆未嘗諱也孔子作春秋如匡王名班而春秋亦書曹伯班簡王名夷而春秋亦書

晉侯夷吾皆未嘗為之諱以此見此說非也

黄曰唐陸淳嘗言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其未盡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尋其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祀於始祖之廟而遂以始祖為配然則周人所謂大祖者豈非禘帝嚳乎鄭氏蘇黄門皆以太祖為文王此徒見詩中有烈考文母之辭而不察其所以為禘之義也鄭氏謂禘大於四時而小於祫王肅馬融則謂祫小於禘予以為馬融王肅之說為當而

鄭氏之說非也夫禮有郊有禘有祫有時天子兼是四者之祭而諸侯有祫無禘有時無郊春秋書有事于太廟者四時之祭也大事于太廟者祫祭也魯以六月禘周公必書禘者書其僭也所謂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矣吾以是知諸侯之可以祫不可以禘則禘之大於祫豈不明哉三家者以雍徹孔子以為奚取於三家之堂蓋傷之也雖然此詩言禘大祖而特及於皇考烈考文母之事何也鄭氏蘇氏以此詩

為祀文王其說固非李迂仲以為父謂之考祖亦謂之皇考陳少南亦以文母不必專言大姒皆求為之說而不可得故曲為之辭也予以為禘大祖而言烈考皇考文母之事者猶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也文武之功及於後人如此而所以致文武之功者推所自來蓋基於帝嚳姜嫄之生后稷時也此詩人不盡之意讀者試思之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李曰諸侯始見武王廟之樂歌也孔氏以為成王即政諸侯來朝於是率之以祭乎武王之廟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蘇氏則以為載見之作成王即政其事皆不得而考姑且闕之諸侯始見乎王也曰求厥章而已載始也鄭氏謂曰求厥章者求車服禮儀之

文章制度非也新君即位諸侯來朝求新法度文章
也非是求車服禮儀之文章制度也諸侯來朝故其
所建交龍之旂則陽陽而明其在軾之和與旂上之
鈴則央央而有聲又以鞗皮為轡首之革其末以金
為飾有鶬然而美鶬金飾貌新君即位諸侯來朝信
乎其有光大也故曰休有烈光惟新君即位因而助
之見於武王之廟以致其孝享之意而助其天子之
福而又戒之保其多福也王氏則以為思有道之多

祜也皇有道者也鄭氏則以爲思成王之多福非也
思皇與思皇多士同思語辭也皇美也美哉多福之
如此也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上文言思皇多祜是天
子享其福也此又言諸侯受其多福光大文章之諸
侯又受多福俾繼續廣大其純嘏以見君臣皆受其
福也天子得四海之懽心而受其多福諸侯奉天子
之意亦受其多福所謂福者果何自而來哉福者順
也蓋既順則百福自來矣

黄曰孔頴達謂成王即政諸侯來朝於是率以祀武王焉蘇黄門又謂載見之作成王未即政李迂仲以為其事不可得而知姑且闕之予嘗深考此一篇之義乃知孔氏之說為有據未可輕也夫詩言載見辟王曰求厥章則是始見成王以求其法度典章也又言率見昭考以孝以享則是成王率之以祀武王其說亦明矣成王得四海之歡心以祀其先王則成王有得福之道四海之諸侯各能以職來祭則諸侯亦

有得福之道君臣之間並受多福而更相勸戒以保
之於無窮盛矣哉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
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
淫威降福孔夷

李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於是微
子來見祖廟振鷺之詩乃助祭之詩有客之詩乃始

受命之詩也有客指微子也王氏以為君謂之賓臣謂之客有客有客美微子之臣而已美其臣乃所謂美其君也此説大不然王氏但按周禮而為言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注云大賓要服已内諸侯大客謂之孤卿王氏按此為説然大賓大客在周禮則然矣詩人未必然也振鷺之詩言我客戾止亦有斯容亦是稱二王之後有瞽之詩言我客戾止永觀厥成亦是稱二王之後而於有客之詩獨以

美微子之臣何邪那之詩言我有嘉客亦不夷懌亦豈可以為臣邪按左傳曰宋先代之後於周為客容者但稱其君也禮記曰天子無容禮則諸侯有容禮焉安可以為微子之臣乎商人尚白故微子來朝而乘白馬檀弓曰殷人戎事乘翰翰白色馬也以戎事乘之則微子亦乘白馬也大王之詩曰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則是殷人助祭所服之冠也微子助祭故亦乘其白馬蓋其一代之所尚雖

已易代矣而其臣猶服其冠乘其馬也鄭氏以為亦武庚也武庚為二王之後乘殷之馬及叛而誅不肖之甚也夫詩人言亦多矣如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鄭氏亦以為衆鳥歐陽破之曰有鳥高飛亦傅于天此詩語辭不必亂生枝葉也言微子來見祖廟則其威儀萋且而敬慎又慎擇其從者之衆以見微子之從者無不賢也敦琢治玉之名言慎擇其衆如人之治玉也一宿曰宿再宿曰信曰信信言其信

而又信也宿宿言其宿而又宿也以見其四宿也微子之在周至於四宿周人猶且留之則以縶而絆其馬以見周人愛之如是之至也及微子之去也則又追之追者餞送之也其餞送則左右安之蘇氏以為所以安之無方是也既有淫威降福孔夷此又以見周人愛之之辭也淫大也言微子既有威矣而又有福也既有威者以居其上公之位統承先王之禮物也又有福者言有德而天降之福也觀此詩既有以

見君臣之皆賢又以見周人之賢也微子之威儀敬慎其君之賢如此而又追琢其旅則從者之賢可知矣微子在周四宿周人則縶其馬既歸之矣而又追之則周人之好賢可謂有加而無已也有客與振鷺之詩大抵相類振鷺之所謂亦有斯容者即此詩所謂有萋有且是也此詩所謂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即振鷺之詩所謂在此無斁是也以微子之賢周人愛之如此則其治國可知也使武

庚能如微子之賢則周人留之追之亦如微子矣豈至見殺哉以微子觀之則見周人所以討武庚者豈得已哉惟其人不肖而已

黄曰武王之封武庚所以存商也周公殺之豈武王之意哉吁是不特非武王之意亦非周公之意也殺武庚而命微子則成王周公之心益可見矣武庚之惡周人惡之之深微子之賢周人愛之之厚既破我斧又缺我斨既誅之矣而且疾其破我斧缺我斨

惡之之深也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愛其人矣而愛其馬愛之之至也故有客云者喜之之辭也申而言之者不能自已之意亦白其馬說者以為商尚白故以白馬言之予以為詩人之辭不止於此蓋周人之愛微子也則見其所乘之馬亦愛之見其所御之僕亦愛之馬有潔白之色人有萋且之敬旅有追琢之容則周人之於微子無所不愛也一宿曰宿宿宿則宿之非一宿矣再宿曰信信信則信之非一信矣微子

之在周如此其久也而周人之情猶恐其去之之速也縶其馬而留之追其左右而安之則愛之之情豈有窮已邪既有淫威降福孔夷顧之之辭也謂微子既承先王之禮物而作賓于王家其威既大矣而天之所以降福者又甚易也夫微子以受命之始而來見祖廟蓋當然之事而周人愛之不能自已則微子之賢為何如邪噫周公成王之殺武庚公天下之所同惡而殺之也其命微子也亦公天下之所同好而

命之也武王之封武庚固所以存商而成王周公殺武庚亦所以存商歟

毛詩集解卷三十八